



观澜系列 5

从旁杀出

◎ 张木钦



从旁杀出

张木钦 著

人民

观澜系列 5

从旁杀出

张木钦 著

出版

燧人氏事业有限公司

Prometheus Enterprise Sdn.Bhd.

277 Jalan Desa Mesra, 58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pe2@streamyx.com • tel 6- 012 310 3300 • fax 6- 03 7980 0310

责任编辑

王宗麟

封面制作

陈维钊

助校

何晓薇

排版

燧人氏事业

承印

永联印务有限公司

Printed in Malaysia by Vinlin Press Sdn.Bhd.

56 Jalan Radin Anum Satu, 57000 Kuala Lumpur

定价

西马: RM 20.00 马币

东马: RM 21.50 马币

出版日期

2005 年 9 月初版

国际书号

ISBN 983-2197-21-X

字数 8.5 万字

© Teo Bak Kim 2005

燧人氏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序

● 陆庭谕

从记者到总编辑，毕生为中华文化扎根，被誉为“江湖第一笔”的张木钦先生要我为他的新书《从旁杀出》写序。这一“杀出”，真是个“从旁”，虽不“人仰马翻”，确也令我“手足无措”，因为“和尚”哪有“梳子”应命呢？

木钦和我系出同门，都是同唱柔佛麻坡中化中学校歌：“巍楼高峙麻河旁，东序西庠，柔佛最高学府，培植桃李门墙，英才辈出，巾帼流芳，中华教化化南邦……”的儿女，不得不搜索枯肠了。

综观《从旁杀出》，依然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和《民族先锋之歌》、《天上人间》、《探花亭》、《见虎烧香》、《荷兰街口夕阳斜》以及《流花亭》呵成一气，正是“江湖第一笔”的本色。

“眼前好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对“江湖第一笔”的评说，已有“简介”道：

“或感怀今昔，或怜悯世事，或讽谏时弊，有乡土风情，有人间沧桑；字里行间每每穿越古今，妙语双关，自嘲反讽，透视世态物情，慧眼匠心独到，才识卓异。

作者走笔如话家常，风趣轻松且隽永清秀，珠玑闪烁，正如悄凌所评，‘清如水，明如镜。闲闲几笔，已搔到痒处’。”

宋扬波说：“张木钦十年来消融在‘生活’里的苦苦酸酸甜甜，叫人一边读一边尝，另有一种既快乐又伤感的滋味。”

许玉莲说：“张君是水晶玻璃心肝，看清世情，然后笃定地以自嘲来讥讽它，密不透风的文句组织，你只有追随的份儿。”

陈和锦说：“从不卖弄，亦不夸耀，慢条斯理的，只是突来几句幽默话里有骨，酸得呛鼻，方见真章。”

珠玉当前，借花献佛，务祈哂纳。

有道是：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尽言责是“匹夫有责”，何况报人哉。报人的“微言大义”，《从旁杀出》中每一篇都是肺腑之言，读者应有回馈，那就是坐言起行，随时监督政府，大选时善用手手中一票。公民的柴米油盐开门七事都与政治有关，连水和空气都有防止污染法令，你可以不理政治，政治却在你左右“死缠烂打”。奋起吧，读者们！是为序。

陆庭谕 于 2005.6.10



路见不平一声吼

目次

陆庭谕序 vii

华团十万不嫌多	3
一个忍字百般解	5
倚天一剑断昆仑	7
陈广才变成阿扁	9
党政分家真美妙	12
我爱巡阴沟议员	15
绝地天通一世间	18
创值才华人人有	21
烧陶冶金须用火	24
城狐社鼠吃灵魂	27
影子也一样快活	29
事到万难须放胆	32
点指兵兵，点指贼贼	34
满天神佛更庄严	36
痛惜不见元角分	39
教我如何不吃惊	42
危能附众计不灵	44
祖国朦胧最可爱	47
阿狗的孩子要升学	49
新村是华族育婴室	52
我们用长短脚走路	55
李三春口中有个不	58
贪官依旧笑春风	61
马华混唱卡拉基金	64
张飞鞭马尘土漫天	68
武大郎可竞选总统	71
请将铜牌挂在颈上	74

坤成女生嫁不嫁啊?	77
寻找活的历史白痴	80
行动党的鸡口牛后	83
助选应该早点到来	87
老龟煮不烂要怪谁	91
让我们用脚踢篮球	94
发一场春秋大梦	97
不知典当谁的家园	100
骑虎只求下虎背	103
儒生脸嫩不堪责	106
白小纠纷是忠臣吵架	109
胆敢与首相同声一叹	112
大象如何扮成鼠鹿	115
等马华代表来驱邪	118
私下找节目爽一爽	122
忽然想起家有母语	125
什么鱼在潭中笑?	128
没有狸猫也可发言	131
蒙古大夫大行其道	134
硕士下凡必成国宝	137
唯大人物永不言休	140
信得过就是好报纸	143
果然是见兔即开枪	145
自割鼻子出一口气	147
华文报走向一家亲	149
也谈当家不当权	151
我们有情, 情归何处?	155

江湖第一笔/ 傅承得	164
------------------	-----

从旁杀出



华团十万不嫌多

雪华堂会长丹斯里颜清文建议国内华团大整合，因为七千华团实在太多。

华团是奇异之物，你越嫌弃它，它越增加得快。以前说三千，后来说五千，现在说七千，不久便是一万。

我不禁要想：打它不死，不如扶起它，所以有了初步建议“雪华堂应分为二堂”。

听起来，这是“打横来讲”，主要是雪华堂比较神圣不准碰，换作是普通华堂，不但可以把它们“整合”，也可请它们自己陨灭，以免贻害华社。

其实，雪华堂的现象很有启发性。想当年丹斯里颜清文以一票之差“败在不民主章程之下”，之后好长一段时间对会务无暇关心，直到新的选举年才又活跃。

以丹斯里的才干、魄力和热忱，他的袖手是华社何等的损失！当时如果有另一个雪华堂给他领导，华社必受惠不浅。两个华堂，“各自表述”，远胜于一个半瘫痪的华堂，那才是资源的浪费。

这就证明我们长久以来的想法大错特错。我们错在认定社团多便是华社分裂，大一统便可发挥力量。

其实恰恰相反。社团与社团之斗，远不如社团内斗惨烈。内

斗大大斲伤元气，分立倒可恭敬揖让，至少不相干预。在这方面，吉隆坡易经学会是做对了。

另一方面，社团越多，力量越大，越能争取利益。

这怎么讲？原来我们表现力量的方式，主要是华团签名盖章。试想一下，七千华团签名盖章，岂比得上一万华团来得有声势？

一万华团太少，目标应该定为十万，即使为华教捐款，也易聚沙成塔，每团轻松捐一百，凑起来便有千万。

所以，整合华团不如发展华团，那些冬眠华团不应给他们补上一枪，而是鼓励他们复活振作，还没有组织起来的应该组织，因内斗而会务停顿的应该另起炉灶。不要对“七千华团七千主席”看不顺眼，丹斯里颜当年争不到老大，连老二的位子也推辞，正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十万华团正可达到“争者有其位，败者有所归”的和谐局面。

(7.5.00)

一个忍字百般解

林良实总会长一字一顿地说：“家、和、万、事、兴。”

在他统领下，马华近年来的确呈现家和万事兴的景象，代表大会有三代同堂的场面，大选中又所向披靡。近日突传出党内高层反目、基层躁动的消息，令人惊愕。

总会长依然一字一顿地说：“家、和、万、事、兴。”信念不动摇。

喻治党如治家，构想奇特，却符合民族文化精神。古代明君，即是化家为国，化国为家。

治家配套，最重要的便是一个忍字。总会长以“忍”为右铭，甚至被誉为忍功一流，而他没有否认，这也符合古训，典故当然来自张公百忍的故事。

张公九世同居，皇帝也惊讶，驾临张府请教，张公一言不发，取纸笔写了百多个“忍”字，从此世人认定张公集百忍于一身，是“大成至忍”，奉为宗师。

我对此种理解颇有疑惑，张公何不写一个大大的“忍”，而要写百多个小小的“忍”？说不定张公是个民主人士，权力下放，让每一个人都享受“忍权”。理由如下：

- 一、若张公一生忍气吞声，难享高寿；
- 二、身为宗法社会大家长，岂需忍受后辈拂逆？

大家长在家中只有权威，没有隐忍；只有出外见到官老爷，必须忍受其官威和需索。其中的分别是：自己忍称为“自忍”，别人忍称为“他忍”。

以现代语言来说，便是“见到老板是自忍，见到属下是他忍”。综合运用便是“自他忍”而简化为一个“忍”字。

回头看马华的“忍”文化，从一些事件来鉴别“忍”是哪一种忍。

如叶炳汉等做官，等到黑胡子变白胡子，九命猫变半命猫，显然不是总会长在忍，忍的是叶炳汉。这应归为“他忍”。

如上届大选有突破，总会长声明不争取增加官职。这也不用总会长来忍，忍的是有资格做官的同志。亦应归为“他忍”。

又如林熙隆公子一口气买了几家挂牌公司，咖啡店里风言风语，基层同志听在耳里，憋在心里。忍的是基层同志，亦是“他忍”。

现在闹着的，据说是高层双林之间的君子协定没有兑现。照理说，这次应轮到林亚礼来忍，然而这位亚礼兄口操流利英语，对中文的“忍”体会不深，搞到“忍无可忍”，动摇马华“家和”的基础——忍的文化。

这里讲的都是他忍的例子，并不否定总会长的忍功修为，但他何时必须自忍，见到谁便得自忍，不敢妄说。

倚天一剑断昆仑

阿扁的 5·21 风光是以一身冷汗为代价的，是在文攻武吓之下当选的。

竞选期间，中国领导层的文官声色俱厉：“谁搞台独，谁就没有好下场！”武官更迫不及待：“反正要打，不如快点。要打得痛，打烂再建设。”

这些话，我老人家听一句，“唔”一声，点一点头。同龄老人家也听一句，“唔”一声，点一点头。

其实这是无谓的反应，因为江泽民先生行事才不理睬老头子有没有“唔”。

比较有意义的，是全世界的人好像都在“唔”，除了美国。即使不唔的人也在猜：会不会打？从什么地方打起？美国会不会参战？

意义就在这里：谈不成就打！这是“共识”。没有听到什么人对中国说：“不可以打！武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应该回到谈判桌，应该政治解决。”

打起来就是因为谈判不成，无法政治解决。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这个粗浅的道理有谁不懂？当然我们平常人都懂，偏偏有些人不懂。这些不懂的人不是平凡之辈，他们是时事评论家，非政

府组织，在联合国的政府代表，甚至政府领袖，包括大马政府和中国政府。

世界上只要有武力冲突，特别是欧美参与的武力冲突，这些不平凡的人立即摆出很高的和平姿态，大声疾呼：“武力不能解决争端！应该回到谈判桌！应该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

这些言词是金玉良言，或是通篇废话？

台湾事件可以让我们从外交辞令造成的迷糊之中回到现实的清醒。谁说武力不能解决问题？对于纠缠不清的问题，武力是最干脆的途径，正如老毛倚天抽宝剑，可以把昆仑裁为三截。

海峡两岸一旦打起来，必然有结果，可能是中国解放台湾，可能是台湾反攻大陆，可能像巴基斯坦东西部战争，最后出现一个孟加拉。这就是用武力解决问题，从此一了百了。

只有弱不禁风的国家会哀哀乞求和平。膂力过人的总忍不住会动手。即使弱不禁风，在符合本身利益的时候也赞成动武，如大马赞成北约轰炸科索沃。

中国反对轰炸科索沃（他们称为南联盟），却赞成俄罗斯打车臣；或说国际纠纷不可动武（包括轰炸阿富汗的恐怖份子基地），国内纠纷不妨动武（自己人打死没相干），那为什么又有中印战争、中越战争？

我们必须相信，有实力的国家基本上是倾向武力解决问题的，差别只是摆出的姿态是凶巴巴或温文有礼，先礼后兵。我们只看动武是不是有理，不要说出“武力不能解决问题”的废话，那是酸气冲天，比战场上的芥子气更会令人打喷嚏。

陈广才变成阿扁

听来听去，似乎没有人相信林良实辞官是为了让位给陈广才，大家以耳语方式互相探问、互相讨论其他的“个中原因”。

无巧不巧，这些耳语一件又一件浮现在公开论坛，并一一公开“消毒”。

一毒，因涉及贪污辞官：不对。反贪污局出面澄清，良实没涉及贪污，至今无人举报。

二毒，受儿子林熙隆事件牵连：不对。父子俩齐亮相，指谣言为恶魔的中伤。熙隆至今好好地做生意。

三毒，与苏启文案发被捕有关：不对。警方说不知苏启文已被捕。

四毒，首相要他走：不对。首相已拒绝接受辞职信，反劝他重新考虑。

消毒工作是否因为疏忽而消毒不彻底，那是另一回事，在毒发之前我们最好别碰。现在，我们不得不相信，良实辞官的确是自我牺牲，为了让陈广才有机会做部长，满足其官欲。

不过，陈广才也站出来为自己消毒，声明从来没有要求做部长，他不是良实辞官的导因。

不管书生有没有打诳语，遇到这种事我们只遵守一个原则：谁的官大我们就听谁。我们还是假设陈广才很想做部长，即使他

自己没要求，林良实也会听到要求，要求做部长有什么不对？

问题在如何处理这种要求。换作是我，会根据当时的心情来处理：心情好便安抚几句，答应将来给机会；心情不好便摆款，问他：“是我话事，还是你话事？”

总之，家长对子弟的要求，三言两语便打发，何必闹到头触不周山，造成天倾地陷？良实的辞官让位，无疑是头触不周山。

打个譬喻：父子起争执，通常动用父权摆平，很少有父亲负气地说：“你既然这么本事，就由你来做父亲吧，我做你的儿子！”

这么一闹，儿子顿时成了有悖纲常、败坏家风、千夫所指的不孝子，莫说不敢接受“高位”，从此之后纵有千般委屈，万般无奈，也不敢向谁说。

这一招，在政治上称为高招，在伦理上却是狠招。

陈广才给狠招打得扁扁，今后是否还有生路，得找个江湖半仙来铁口批命。

为什么说林良实把陈广才打成“阿扁”？因为他这次违反了一贯作风。一向来他极尊重首相的特权，什么人做什么官，都交首相决定，不敢置喙，这次却指明要推荐陈广才做交通部长。虽然首相说交长之职必须由有经验的人来担任，他还是推荐没有经验的陈广才，而且是在推荐之前先行公布，结果又没有真的推荐，把陈广才玩死。

马华这出戏，令观众看了很觉不是味道，不是味道的还有党内的挽留运动。如火如荼的挽留，使马华看来不像是匿名信满天飞的政党，这本来是好事，却有两点不好：一是陷总会长于不义，二是露出马华的弱点。

领袖受挽留的四部曲是：拂袖、劝驾、感动、回座。

第一个演出的还算有点 IQ，可惜那位林吉祥先生已经演过许多场，如今停演了。林良实辞意坚决，同志们的挽留却热得像火